

序

邑有志猶國有史也
稽星野修職貢識治
革明事功微文考獻
實與政治有罔然因

革損益時異而歲不
同使非閱時編輯則
詳於前者闕於後又
何以為考信之資是
故勦與修其功交重



也余奉

簡命來守平陽自秦國歷
蒲坂入轄邑太平境喜
其民氣敦龐田野修
治而且除道成梁及時

具舉唐俗勤儉之風
去今未甚相遠意必
有賢司牧者為之董率
而勸課之也迨下車披
閱平邑志乘見夫建置

由舊人物缺如爰考始
輯之年迄今已五十餘
載矣方謂是編之宜重
纂也殆不可緩未幾張
明府携所修太平新志

請序於余、嘉其有同
志因取其書而遍覽焉
上自星躔分野下逮建
置沿革戶口田賦之屬
系肌擘理朗如確如而

於孝弟節義尤三致意
以為風俗勸夫簿書鞅
掌之餘拳、以輯志為
急務則其究心政治與
余所謂賢司牧者良不

誣也我

皇上玉治翔洽聲教四訖凡
所以風勵有位模楷人
倫者無所不周士生其
間慨然抱復古之志而

一二良有司更能養士
於庠奠農於野以至
女童高懸靡一不歸于
醇樸之遺則是書也不
特足以備統志之採錄

而亦以此為轉移風俗
之資也倘徒視為疆域
記載之書又非余與張
君所厚望於都人士
者矣

乾隆乙未歲冬十一月
誥授朝議大夫知平陽府
事軍功加四級紀錄十
六次苔溪錢人龍撰



序

古者九州之書是為九邱周禮有大小史內外史掌之春官又有職方懷方合方訓方掌之夏官後世相沿郡縣亦皆有志志也者自建置沿革

山川形勝以及田賦物產之繁殖官方人物之炳著皆於是焉考其籍泯斯土者之及時編綴無令堙沒不傳尚已太平舊隸平陽迨雍正三年改隸絳州旋於七年間仍歸

隸舊郡凡皆相時度勢使率
屬承流統攝易而制維便也
邑志叙於前明嘉靖之季我
朝則康熙癸丑壬戌己亥諸歲
相繼修之至雍正乙巳三韓
劉令復為增輯今距乙巳五

十一年矣修志往例首重建
置是以劉令增輯即在改隸
之次歲今歸隸已久而志尚
沿舊且五十餘年中

國家重熙累洽景鑠龐鴻沐

膏澤而被

涵濡戶口歲增人物滋盛職官之
遷除亦不下數十易缺而未
詳斯固長吏之遺憾也歲甲
午春余自汾西量移茲邑下
車之始簿書叢集披閱舊志
歆輯未遑歲餘諸務稍釐邑

紳士之以公來謁者咸以是
請余曰是固余責亦余志也
爰設公局延名碩博蒐文獻
期乎事跡之在昔者無殘無
軼人物之在今者勿濫勿遺
余於公餘相與斟酌裁正閱

三月而告竣書釐十卷門類
微有變通大概參取舊志至
於古賢軼事如文中子王通
因隋書無傳宋儒率多致疑
然賦有其弟績碑有皮日休
司空圖贊有邵雍補傳有司

馬光其人其書要當確然可
信惟程嬰公孫杵臼之全趙
孤載在遷史實與內傳牴牾
是以說者謂史記本摭稗官
未必真有其人但其墓其祠
相傳既久緬厥高義足以激

頑懦而翊綱常余故於詠景
諸什特加考證仍申景企之
忱欲使邑人士祇凜前徽勿
滋異議風俗之成於茲攸賴
方今

聖天子至治文明典籍大備山經

太平縣志

序

五

海誌博取兼收而於

大清一統志

特命儒臣重編亟繕錄為四庫藏
書夫由邑志而為郡志由郡
志而為通志由通志而上為
一統志邑志實始基之芻蕘

備採或千慮而一得為付諸
剖劄豈聊塞紳士之請云乎
哉

昔

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仲冬
上浣文林郎知太平縣事

太平縣志

序

六

加四級鹿巖嚴張鍾秀撰



歷朝修志序

地理有志何昉乎昉於夏后氏之禹貢周官之職方也夫有地理此有山川有山川此有人物有人物此有風俗然山川有小大人物有盛衰風俗有媿惡自古迄今無有乎不於志焉見之而凡究心於治道者之所必倦倦也余自嘉靖乙丑夏承命來宰太平至其境則見其疆域雖隘然而姑射遠右汾水環左其土頗腴其民頗朴其俗頗淳又况趙衰程杵輩皆春秋之表表而平生之所仰慕者咸於斯土焉鍾因取太平志而親爲考訂殘缺者補之失次者正之定爲十卷分爲二帙噫自斯志成而太平之山川人

太平縣志

舊序

一

物風俗以及城郭宮室壇壝貢賦與夫禮樂文章之屬罔不備載而無遺因壽諸梓以廣其傳於戲誌也者志也是故遷固氏之作漢紀范祖禹之作唐書司馬公之修通鑑與夫朱子之綱目皆足以稽往迹而續將來匪徒爲侈美觀資泛覽而已也今我皇上聲教四訖薄海內外旣命儒臣纂修大明一統志以垂示無窮誠曠世之盛典也太平雖一邑實堯封之密邇晉室之故墟今裒而爲書以備一方之紀載是雖不敢妄擬先哲著作之全寧無少裨於聖朝一統之盛也哉是爲序嘉靖丙寅歲夏五月吉旦知太平縣事文林郎三河槐堂羅潮撰

余讀康太史所著武功志人稱其詞約而該事詳而要後之作者多倣之吾晉中若汾若絳若翼咸倣其例良云得體太平志刻於嘉靖丙寅紀載旣備第名緒頗雜倫次未妥矧時異勢殊人增事改余不揣固陋僭加訂裁釐舊補新因文附義匪徇私意竊比大方噫不有開來孰能續往前人之功固不可泯也萬曆乙未七月旣望邑人王體復謹識

王先生志太平縣成爲卷者八以示其門人天民天民受而讀之旣曰美哉詳而要質而有體文獻其在斯乎吾讀管子書每以土定人及其植之所宜太史公行天下物產

風俗畫地而指之意古小史所掌亦宜近是夫因革制度時各有人猶之茲土也其毛爲賦其精神爲山川而化入於人古之諸侯登士獻民貢賦以時皆是物也故家大族譜牒簿券世世謹守以示其子孫按而考之卽食指之聚散歲計之盈縮家政之隆替已事之臧否歷歷然有亢宗之思而况於郡邑乎故家有忘問之宗老鄉有疑問之惇史識弗識徵不徵則視其人之賢不賢孔子欲言夏商而致慨乎文獻之不足蓋有斟酌損益之思焉非徒欲稽其故而已也故有國者非獻弗文獻矣而國祀宋也則亦弗文彼其視先禮會故家之譜牒簿券弗若也而又奚足徵

之有吾邑自唐堯爲畿內地迄今四千年可紀者何限乃舊志蕪甚不可傳於遠賴吾王先生釐之厥體若例自以倣於武功康太史然裁正補益出於所獨得多矣是時邑侯劉君方若時庇民敬老下士視邑如家宜可做古賢諸侯而先生之志適成文獻足徵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往王先生序舊志云吾邑先哲足榮是志今習俗日靡節行無聞孰爲克履前躅者是時歲在丙寅距今日又一世許矣以瘠薄之地江河之俗而重以歲之弗易時政之不可知其太息可勝道哉莊生有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人以爲寓言也吾以爲今人譚邑先

哲如對明神其爲藐姑射也大矣詩不云乎高山仰止食土之毛而不能光照山川之精神何以稱唐堯之遺民耶愚故推王先生之意僭爲序如此云萬曆辛丑孟陬之吉邑人楊天民著

太平舊志邑尹三河羅侯命貢士李子養恕廩生張子檢身所纂集而刻於嘉靖丙寅歲者也或病其太繁而中復有遺者矧隆萬而來歷三十五六年應續入者不知凡幾志之重修今正其時乎中丞王公懸車之暇遠蒐近討釐舊增新體例倣之大方事物覈其本實裒然成一家言焉書甫竟適邑尹韓城劉侯至侯勵精吏治亟欲徵信典籍

以見諸行事得中丞公所著而有當於其心也居四載政
平民懌乃謀以是書授之梓時不佞以予告事母家食喜
而嘆曰是舉也其所關者不亦大乎夫心之所之謂之志
志形於言謂之誌匪特記事爾也故不曰誌而直稱曰志
有味乎名之哉侯之刻志蓋亦自言其志也已故觀地理
則志在維風稽建置則志在遵制察祠祀則志在恪神審
田賦則志在恤民官師之鑒志齊賢也人物之考志振德
也選舉之闕志勸學也藝文之覽志正辭也有其志而藉
以行之政斯成焉志可已乎志謂之軌軌謂之物不軌不
物何以樹訓茲侯用心人己之間也昔趙文子與叔譽登

九原之上而思所適從歷晉趙而下山川所鍾賢哲之生
代不乏人可屈指數也吾儕產於斯土懷想鄉獻九原在
望亦安所從乎語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子者以爲
子鵠猶射於百步之內也鵠當不遠期而志之亦顧其志
何如耳毋徒以科第之盛於往昔爲侈而貽姑山汾水之
靈所羞也是固劉侯刻志之意乎故僭爲之序而並爲吾
黨明志云中丞公聞之亦以予言爲然邑人郭萬里書
原夫因文取義游夏莫贊春秋以約勝繁班馬遂分同異
筆削誠嚴乎一字增刪詎惜夫千金若乃有美旣彰得傳
益盛聚資衆狐之腋禿非一兔之毫霜暑易流幽潛相踵

又况螭鳥任臆焉馬成譌滄海多遺陵陽每泣曉涔回溜
無關讓水廉泉蚤韭晚菘何與三如四出非白翎吉了而
漫次靈禽豈古度林於乃輒登嘉樹犀毗綾餽達人意等
苓通童篆冷符才子有同茵蟪失諸洮汰致誚塵塗猶與
茵而齊紉玉借珉而並韞將由作傳求厥嗣之米艸元附
富人之名乎抑亦穆滿羨穿未逢不準鄉孌地貨不聽茂
先也耶太平縣志者修自故明嘉靖末年重修於萬曆七
載王公之載筆罔愧董狐劉尹之用心宜追晉乘矣然而
芳規波遊姱躅雲興余筮仕下車偶停披牘未遑問位時
渴承風覽舊冊之寥寥手殘編而芻芻姑舉一二畧備諏

詢卽如鹿皮道者之歸山茶毘舌在臨朐邑侯之治縣最
屬文香都從漉漫之條曷表傑竊之蹟昔猶失譜久復奚
徵又若花鳥娛人既逸知炕之句蒙莊疑世還遺王惲之
詩青鏤莫垂絕絲永嘆又豈乏飛甘十步恥託髮於驂騮
質是雙龍尚霾光於狴犴所賴人收孟公之札毋徒藏弄
爲榮家擁仲壬之書弗曰爾我私共洙泗斷斷如也誰爲
末俗津梁江河滔滔下哉疇作中流砥柱米輸千石而後
寧絕賑饑者四人魚獻五頭以來詎無廬墓之一子要使
雲龍冰雪重呼姑射之神將相公侯長暖河汾之席諒惟
同調勿恪合尖敢謂前志之功臣庶幾此邦之勝事云